

符号、诠释与反诠释 ——论埃科小说《傅科摆》的诠释世界*

于晓峰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518060, 深圳)

摘要 埃科的小说《傅科摆》围绕“普洛文斯信息”即洗衣单而展开故事情节,充满了符号的解码、信息的确证、事件的诠释和历史知识及意义的探究等符号学—诠释学的话题。无论是圣堂武士秘密的发现,还是对圣堂武士真相的揭露,都是一个编码、解码和诠释的过程。阅读《傅科摆》犹如走进一个诠释的世界,走进一个符号无限化、意义过度诠释的世界。

关键词 《傅科摆》; 埃科; 符号; 诠释; 解构; 诠释回证

分类号 I106.4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不仅是一位符号学家和诠释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其小说创作不仅得益于其精深的符号学思想,也深受其诠释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埃科的小说创作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其长篇小说《傅科摆》即是实现其符号诠释理论与小说创作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1 《傅科摆》的符号密码

《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是埃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88年。小说主人公卡素朋(Causaubon)在意大利城市米兰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他是一位中世纪历史的爱好者,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出版社编辑贝尔勃(Jacopo Belbo)和狄欧塔列弗(Diotalleivi),发现他们对中世纪圣堂武士传说也极为关注,遂引为知己,共同寻找有关圣堂武士的信息和材料。极度关注总会有所发现,卡素朋他们终于偶然得到了一些和圣堂武士传说有关材料——“普洛文斯信息”。他们从自己的愿望和兴趣出发,旁征博引,过度诠释,将“普洛文斯信息”诠释为中世纪圣堂武士

(Knights Templar)的一个秘密计划。他们制造了这个秘密,同时也决定去解密这个秘密计划,于是把搜集来的各种关于圣堂武士的信息输入一台名叫“阿布拉非亚”(Abulafia)的电脑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他们根据圣堂武士传说,将“普洛文斯信息”解码为一个历史秘密和阴谋计划:每过120年,流散在欧洲各地的36名圣堂武士的后代就聚会一次,汇聚、分析他们100多年来掌握的信息和材料,寻找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或改变人类的一种巨大能量——“地底潮流”。这种诠释和解码,不过是卡素朋他们根据圣堂武士的传说,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如何证明这种分析和发现的真实性呢?这根本就难不倒卡素朋他们,历史给予他们取之不尽的佐证材料。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诠释,把从但丁到爱因斯坦等多位历史人物,以及英国的史前巨石阵等多起神秘事件和17世纪的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s)等多个神秘社团,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附之历史、传说及现实的穿凿,统统纳入到圣堂武士的秘密计划。他们对圣堂武士的计划信以为真,认为圣堂武士征服世界和控制人类的计划在当代就会实现。卡素朋们深入研究计划的解密和发

收稿日期:2019-04-28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翁贝托·埃科符号学理论研究”(16BWW005)。

作者简介:于晓峰,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符号学。

展,开始各怀心思,彼此设防,明争暗夺,都想在圣堂武士计划中处于主导地位,都想把共同发现的圣堂武士计划据为己有,但阴差阳错,事与愿违,最终与圣堂武士秘密相关的人命运多舛,或失踪,或死亡,或逃亡……卡素朋的女友莉雅对圣堂武士秘密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卡素朋而开始关注,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克制。莉雅看到卡素朋他们对圣堂武士计划走火入魔,失去理性,显得极为可笑。她决定拯救他们,于是搜集材料,运用常识分析他们的材料,结果可笑地发现:所谓圣堂武士的秘密和计划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编造和发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圣堂武士的计划和秘密,卡素朋们深陷其中的“普洛文斯信息”,其实就是洗衣店的一张洗衣单!

从故事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到,《傅科摆》围绕“普洛文斯信息”即洗衣单展开情节的布局,充满了符号的解码、信息的确证、事件的诠释和历史知识及意义的探究等符号学—诠释学的话题,无论是圣堂武士秘密的发现还是莉雅对圣堂武士真相的揭露,都是一个编码、解码和诠释的过程。张广奎认为《傅科摆》既是埃科“诠释学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也是艾柯诠释学的回证”。^[1]我们阅读《傅科摆》犹如走进一个诠释的世界,走进一个符码无限化、意义过度诠释的世界,而留给我们的的是诠释的惊栗、经验和智慧。

2 《傅科摆》的解构性

罗蒂较早注意到《傅科摆》解构性的一面,在《实用主义之进程》中,他把小说《傅科摆》“当作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的论辩来读,将其视为对‘深度模式’观念的一种反讽——这种深度模式观念认为,在表面粗浅的意义下面一定隐藏着某种深刻的意义,这些深刻的意义只有那些具有解读非常艰涩的符号的能力的人们才能有幸获得”。^[2]本质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种本质或真理性的认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外在的表象去挖掘,阐明那个隐藏的本质和真理。因此,作为一个诠释者,面对任何事物或文本,追求深度、挖掘本质、说明真相、揭示真理则是其最高的使命和任务。在这一点上,本质主义和神秘主义如出一辙,只不过本质主义相信逻辑和理性的力量,神秘主义则崇尚幻想和非逻辑。

埃科一直对欧洲的神秘主义抱有强烈的兴趣,其《傅科摆》即是以神秘主义为主题,表现和分析了神秘主义、符号学和诠释学的关系。何为神秘主义?——“一个至今仍然未知的神,以及一个至今仍然秘而不闻的真理。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因为只有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才能永远保持其神秘性)。于是真理就被等同于未曾言说的东西或隐约其词的东西,它必须超越于文本的表面之外或深入到其表面之下才能得到理解。”^[3]也就是说,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需要人们进行诠释和挖掘才能理解,而诠释过程又会产生更多诠释性的知识和真理性认识。

此外,神秘主义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相信“每样事物可能神秘地与其他每样事物相关”。^[4]这种神秘主义的关联论是神秘主义者进行诠释和破译的重要法则,“任何事实只要与另一事实有关便变得重要。关连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使你想到世上的每一细节、每一种声音、每一句话或句子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并告诉我们一个‘秘密’”。^[5]也就是说,神秘主义认为事物之间都存在关联,即存在象征和隐喻的关系,并以之来比附和诠释事物。

《傅科摆》的故事也正是在这种神秘主义关联法则的指导下展开的,小说从艾登提上校对“普洛文斯信息”的破译和诠释开始的。作为一个对圣堂武士及神秘历史感兴趣的神秘主义者,艾登提上校也狂热地相信圣堂武士的秘密计划,相信诺查丹玛斯关于中世纪圣堂武士们藏身牛车逃亡的猜测,也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武士逃亡的目的地是法国的普洛文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艾登提上校历尽艰辛寻找圣堂武士的蛛丝马迹,并牵强附会地编码组合和解码诠释,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份“秘密羊皮纸文件”手抄本,和卡素朋他们的诠释如出一辙:每过120年,流散在欧洲各地的36名圣堂武士的后代聚集一处,合并他们各自掌握的残缺信息,希冀找到一种可以控制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巨大能量:地底潮流。事实上,艾登提上校的解码和诠释是存在极大问题的,他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神秘主义观念,将自己看到的或理解的东西当作自己想看到和理解的东西,诚如书中瓦格纳医生所说“你所了解的意思,是你想了解的意思”。^[6]所以,艾登提上校一看到文件中的“牛车”两字,马上联系到圣堂武士

逃亡的“牛车”;一看到6、36、120等数字,就联系到圣堂武士隐藏在6处不同的地方、36名圣堂武士的后代和每隔120年聚集一次等信息;而看到堡垒、面包港、避难处教堂、河对岸的诺特丹教堂、迦萨人的老建筑、圆石路和大娼妓街等信息时,便联想为圣堂武士秘密聚会的地方。事实上,艾登提上校解码破译的“普洛文斯信息”不过是一张洗衣店的洗衣单。

小说更让人惊奇的是,三个精通历史并对神秘主义极有兴趣的学者卡素朋、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也对“普洛文斯信息”深信不疑,对秘密的知识极为推崇,他们用知识诠释代替假设求证的原则,按照“圣堂武士与所有的一切都相关”的观念,开始了一个秘密的计划,将历史中真实存在和传说流传的许多神秘事件、社团及历史人物重新进行编织和建构,制造圣堂武士与这些神秘的事件、社团和历史人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事实,以确证了“普洛文斯信息”及其圣堂武士传说的真实性。在探询秘密和真相的冲动下,卡素朋他们仿佛计划真的存在一样,借助玄想和狂热,创造着现实,编造了众多子虚乌有的东西,如三斯社等。不过,狂热的圣堂武士的追随者们都信以为真,他们也组织了三斯社,囚禁艾登提上校、恐吓安其利警官、吊死贝尔勃、追查卡素朋,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得到“计划”中的那张根本就不存在的秘密地图,以使圣堂武士的秘密继续秘密下去。如果卡素朋他们是疯子或者无知的人,如此进行诠释和编造,我们也就无所谓惊异了。恰恰相反,无论是卡素朋、贝尔勃还是狄欧塔列弗,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秘密知识和精湛的学术素养,他们相信知识诠释的力量,热衷于对秘密的追寻和真相的揭示,以致走火入魔,在符号诠释链中无限延伸,越走越远,变成了疯子式的无知,成为神秘主义的追随者和牺牲品。即使是最为清醒的卡素朋,也在对秘密知识的狂热中失去了理性,“我必须相信‘计划’是真的,因为如果不是真的,那我过去两年来便只是一场邪恶梦境的全能创造者而已。事实总比梦好:如果某事是真实的,那便是真的,而谁也不能怪你了”。^[7]

埃科在《傅科摆》卷首语中写道“我们写这本书,只是为了你们——饱受教诲及学养的人们。”开卷就警示了卡素朋们的命运,因为“迷信会带来厄运”,在《傅科摆》的后半部分,狄欧塔

列弗郁郁而终、贝尔勃被吊死和卡素朋被追踪,印证了埃科的预言。不难看出,卡素朋们的“有知识的无知”或“智慧的疯子”的矛盾对照,表现了小说对知识诠释的反讽,是对本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本质观念和深层意义的解构。这也与埃科的诠释思想高度一致,文本诠释的有效性必须立足于文本,离开了文本,意义诠释就没有确定性,只能无休无止的漂浮,走向过度诠释或不好的诠释了。“普洛文斯信息”只不过是一张洗衣店的洗衣单,却被艾登提和卡素朋们牵强附会地解码为圣堂武士的秘密,不能不说是知识诠释的本质追寻的极大讽刺。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罗蒂为什么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对《傅科摆》进行解读,因为文本策略的确体现了这种特点。不过,埃科并不怎么认同罗蒂,甚至认为他是在使用他的文本,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快乐。“他仅仅关注的是我小说解构性的一面(即反诠释的一面),而一声不响地忽略了这样一个文本的事实:在我的小说以及对我的小说不无偏激而狂热的诠释中,存在着另外两个诠释的例子,即利亚(Lia)的诠释与卡素朋所作的最后诠释——他得出结论说诠释已经‘过度’了”。^[8]不过,埃科也承认“一旦作品完成,作者就好比死去了。这样就不会妨碍文本独立走路。”^[9]所以,他应保持沉默,因为文本就在罗蒂眼前。

3 《傅科摆》的诠释性

罗蒂看到了《傅科摆》反诠释的一面,即卡素朋们在诠释“普洛文斯信息”时,因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激情,丧失了诠释的理性和逻辑,走向了诠释的反面,对“普洛文斯信息”进行了符合自己意愿的解构。不过,在埃科看来,《傅科摆》更多和更重要的是其诠释性,即莉雅合理诠释和卡素朋的过度诠释。

莉雅是卡素朋的女友,不忍心看到卡素朋沉迷于圣堂武士的“计划”,决心将其从对“计划”的痴迷中拯救出来。她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纵览普洛文斯的历史,查阅普洛文斯观光局的旅游小册子,运用历史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常识,发现令卡素朋他们痴狂的“普洛文斯信息”不过是洗衣店的一张洗衣单,根本就与中世纪圣堂武士的

秘密没有任何关联。论学识,莉雅不如卡素朋、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中的任何一位,更遑论他们还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莉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没有某种神秘主义的狂热,头脑非常清醒,因而发现了卡素朋们的问题所在:无奇不有的想像和虚构,没有逻辑,摒弃日常的经验 and 常识,相信“上帝是神秘的,不可触知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前后不连贯的谰言狂语便是最接近上帝的东西。最牵强附会的便是最近于奇迹的”。^[10]在这样的神秘主义的原则下,卡素朋们什么都可以想像,任何东西都可以诠释,一张清单可以变成一篇诗歌,更不用说他们已把清单诠释为圣堂武士的秘密。一切皆有可能,神秘主义使编码和解码极为随意,牵强附会的想象使原有的界限荡然无存。

与卡素朋们将历史与现实进行任意关联不同,莉雅的诠释方法很简单,就是尊重文本,相信理性,坚持逻辑,考察历史及时代背景。所谓的普洛文斯密码其实没有任何秘密,也与任何隐喻和象征没有关系。在“普洛文斯信息”中,36、120其实就是银币数量,牛车就是牛车,玫瑰就是玫瑰,而城堡、吃面包的、避难处、河对岸的淑女、波普利肯人的招待所、石头等不过是普洛文斯小城中的地名。一切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卡素朋们不过一厢情愿地将其诠释为圣堂武士的秘密,完全不顾普洛文斯信息的符号策略和历史实际。

莉雅告诉卡素朋,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智的迷失和诠释的混乱,首先是宗教神秘主义总是产生狂热的土壤,一种对圣堂武士传说的狂热导致理性的迷失。最早接触“普洛文斯信息”的人,无论是殷戈还是艾登提,都是神秘主义者,都对圣堂武士的传说深信不疑。如殷戈在抄写普洛文斯信息时,将“120θ 或 1206”抄写成“120a”,因为他在别的地方读到过120年的记载,所以想当然抄写为“120a”,全然没有去考察当时法国银币的符号计量为“θ 或 6”。艾登提上校则在殷戈的抄本上继续解码,他想找到“120年之后”的字样,结果“他发现‘it’重复了好几次,便认为那是‘iterum’(再)。可是 iterum 的缩写应该是 itm,而 it 表示 item,意即‘同样的’”。^[11]艾登提上校全然不顾单子上写的是 it,按照自己的意愿,诠释为120年之后。而对“36 p charrete de fein”,艾登提诠释为“牛车之后三十六年”,而在当时的文化习惯下,“p”有特定的约定写法,有尾巴和没

有尾巴的意思是不同的,而其真正的意思则是“36 银币买几牛车干草”。而一看到近似地点的字样,如城堡、面包港、娼妓街等,就自然联想为圣堂武士的隐身或聚会之所。凡此种种,无不是按照心中的观念任意诠释普洛文斯信息,以符合自己的需要,全然不顾文本的实际及其历史语境。其次,莉雅认为艾登提上校对殷戈抄本的诠释也存在逻辑方面的错误。洗衣清单的第一段信息是以密码记载的,催生了清单解码的某种神秘色彩。殷戈即是一个密法信息的狂热者,也是一个热衷密码记载的人,他自得其乐的用特利牟斯的密码系统将普洛文斯信息第一段用密码写出,并引用了蔷薇十字会的名句“三十六隐形者分为六批”。在莉雅看来,“既然这段信息是以特利牟斯的密码写成,那它一定是写在特利牟斯‘之后’,是由于它又引述了17世纪之蔷薇十字会员所流传的一句话,它必定是写在17世纪‘之后’”。^[12]艾登提上校面对殷戈的抄本,没有一种历史意识,只有一种自我意识,试图用后来的密码系统破译先前的密码系统,认为17世纪的密码可以对14世纪的密码进行解码。的确可以解码或诠释,不过是严重的曲解和误解罢了。

莉雅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卡素朋们的错误:编码和解码不仅要遵循理性和逻辑,而且要尊重历史语境的约束,这也是埃科文本诠释思想的体现。埃科认为意义诠释必须考虑语言符号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惯例,也就是要受文化百科全书的限定。而莉雅之所以能避免卡素朋们的错误,关键就在于她用历史语境限制解码和诠释的界限,使意义有确定的范围和指归,而不至于走向过度诠释和解构的地步。

卡素朋是一个不肯轻信的人。在选修中世纪史课程的时候,卡素朋以圣堂武士的审判作为论文题目,其时热爱玄学的人及其相关的言谈也非常之多,不过他不愿意轻信,只看第一手资料,不再对那些追猎秘密的人浪费时间,相信的是眼见为实和假设求证。不过,不肯轻信并不会将他的好奇心扼杀,相反它使卡素朋更好奇秘密知识。圣堂武士的题材本身就需要一个好奇的心态,长期关注这种神秘的题材,也使卡素朋的心态和期望发生了变化,总是希望发现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如果你的论文写的是淋病,最后你也会爱上螺旋菌病毒的”,一种好奇转变为一种热

爱了,他把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当作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了,一个与生命融为一体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卡素朋的自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并接受了专门的学术训练,他相信世界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相信关联总是存在的,你必须找出来。卡素朋认为自己擅长寻找事物的关联,“我决定为自己发明一份工作。我所知甚多,杂七杂八的事,但只要是在图书馆呆几个小时,我便可将这些事连结起来”。^[13]基于这种好奇和自信,卡素朋真的为自己发明了一份工作,成立了一个“文化调查公司”,干起了“学识的私家侦探”的营生。

在和贝尔勃、狄欧塔列弗主持出版神秘学丛书的过程中,卡素朋他们不断接到关于圣堂武士秘密和阴谋论,“如果真的必须有个宇宙阴谋,我们可以发明出一个最为宇宙化的”。^[14]在这种对神秘主义的好奇和自信的基础上,卡素朋们深入历史、挖掘传说,并试图寻找各种事物与圣堂武士之间的关联,将历史、传说与现实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圣堂武士的秘密“计划”,化虚幻为真实。“和我们所要吸引的那些蜜蜂一样,我自己也是一只;一如他们,我正被迅速诱向一朵花,虽说我还不知道那朵花是什么。”^[15]在这个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为何的“计划”的编造过程中,他们走火入魔,丧失了理性和灵魂,失去了分辨和区别的能力,变得越来越轻信了,卡素朋也明白自己并不相信神秘学,最终却又向它投降膜拜,圣堂武士的秘密知识,让卡素朋的编码和解码都有了明确的指归和方向。因此,只要是关于圣堂武士的信息,卡素朋们来者不拒,什么都相信。

不过,卡素朋同时又是幸运的,他有莉雅的理性指引,而不至于像狄欧塔列弗和贝尔勃一样,在圣堂武士的计划中走向不归路。在莉雅指出他们视若至宝的圣堂武士的秘密不过是一种洗衣店的洗衣单之后,卡素朋开始回归了理性,认识到莉雅可能是对的,自己应该早点和她分析讨论,不该这么固执不听莉雅的分析。毕竟卡素朋一直参与圣堂武士计划的发明和法规的制定,还在犹豫中憧憬着那个虚幻的计划。直到他看见贝尔勃被奕格礼的三斯社在傅科摆上吊死后,卡素朋逐渐清醒起来“那张清单曾是个字谜,空出的方块并无定义,因此必须填进使一切都吻合

的字。但或许这隐喻并不適切。在一个字谜中,互相交错的字必须有共用的字母。在我们的游戏里,我们所交错的并不是字,而是意念和事件。”^[16]卡素朋意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概念类推和事件组合存在问题了:我们并未发明什么,只是将一切排列组合。艾登提上校也没有发明什么,只是他的安排太过笨拙随意。联系和组合是存在的,编码也是必须的,但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随意进行类推和组合,我们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狂想,“发明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计划’,而‘他们’不只相信这计划是真的,且相信‘他们’自己许久以来便是这计划的一部分”。^[17]

事实上,无论是普洛文斯信息还是地底潮流,并不存在,而对圣堂武士的诠释和解读,则重建了一部神秘主义的历史,“几世纪以来,搜寻这个秘密便是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黏胶,尽管有种种放逐,种种两败俱伤的战斗和冲突。现在,‘他们’就快知晓了。可是‘他们’却有两点恐惧:一是,那可能是个令人失望的秘密;另一则是一旦大家都知道了,便再无秘密可言了,而那便会是‘他们’的终点”。^[18]所以贝尔勃必须死,这样才能使秘密继续神秘下去。贝尔勃的死,使卡素朋明白了,一种对神秘主义的狂热使他在研究和诠释圣堂武士的秘密中越走越远,他们不是在探究圣堂武士的秘密,而是在编造,从而越过了诠释的界限,走向了过度诠释。

4 诠释回证

埃科的诠释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开放的作品》中,埃科认为“任何艺术作品事实上都不是‘封闭的’,而是每一部作品在外表上都是确定的,‘阅读’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19]埃科提倡开放的作品是召唤读者阅读,期待读者能够进入到文本之中,“使作品按照一种前景、一种口味、一种个人的演绎再生一次”。^[20]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处女作《玫瑰的名字》中感受到这种“开放”:文本召唤着读者,渴望被诠释。《玫瑰的名字》为埃科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读者对该小说的解读却让埃科大为头疼,尤其是很多读者对小说名中的“玫瑰”存在着过多的不知所云的“误读”。于是,埃科在《玫瑰的名字》中强调:“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

瑰。”^[21]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批评家,埃科对自己的阐释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诠释的开放性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限的。埃科把这种思考带进了《傅科摆》中。通读整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圣堂武士的秘密只不过是一张“无中生有”的洗衣单,所谓的“地底潮流”更是这些走火入魔者的荒诞幻想。太过于纠结于各种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只会造成牵强附会的武断结论,到头来害人害己。埃科告诉我们过度阐释的可怕之处,他也通过小说提醒读者不要诠释过头。

为了更好地说明过度阐释的危害,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开放性”阐释理论做一个修正,埃科提出了几个关键性的概念,即“文本的意图”,“标准读者”(the model reader)和“经验的读者”(the empirical reader)。埃科说“‘文本’的意图并不能从文本的表面直接看出来。或者说,即使能从表面直接看出来,它也像爱伦·坡小说中《失窃的信》那样暗藏着许多杀机。因此,文本的意图只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读者的积极作用主要就在于对文本的意图进行推测。”^[22]文本是编码的结果,是阐释的起点,它召唤读者,渴望读者的积极参与,从而产生出文本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多变性正是阐释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文本意义之所在。任何一个文本都渴望着被阐释,但是“文本的意图”又是有所限定的,它对读者有着要求和限定。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很显然更适合失眠的人来读。《傅科摆》是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如果读者对17世纪的蔷薇十字会、18世纪的共济会(Masons)、耶稣会(Jesuits)等有一定了解的话,那么显然更容易进入文本。

文本的产生为标准读者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埃科认为文本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标准读者”,而不是“经验读者”。“经验读者就是你,我或者任何在阅读着小说的人。经验读者可以

从任何角度去阅读,没有条例能规定他们怎么读。因为他们通常都拿文本作容器来储藏自己来自文本以外的情感。”^[23]埃科认为,“经验读者”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不需要特意加以说明和分析,但是“标准读者”却不一样,它是文本所产生、创造的读者,是“一系列的文本指令,由文本的线性表现方式来看,就是一系列的句子和其他符号”。^[24]“一种理想状态的读者,他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者。”^[25]在小说《傅科摆》中,如果我们把普洛文斯信息看成是一个内在的文本的话,那么很显然卡素朋和他的朋友贝尔勃、狄欧塔列弗都是经验的读者,他们凭着自己对神秘主义的热爱,不断地追踪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他们不惜主观再造了三斯社,以使他们的推断合理化。他们这种对文本的天马行空的阐释正是埃科所竭力反对的,因为他们都犯了“过度阐释”的错误,结果只能成为受害者。同时,埃科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标准读者,即卡素朋的妻子,她非常理性,能够正确地分析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处理各种细微的联系,她发现被卡素朋奉为珍宝的资料不过是一张洗衣单而已。她代表了埃科的理想,即作为标准的读者能够正确理解“文本的意图”。但是,埃科也对标准读者做了自己的解释“我想重复强调一下,这种标准读者并不是那种能做出‘惟一正确’的读者。隐含在文本中的标准读者能够进行无限的猜测。”^[26]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出,埃科在强调不能进行过度阐释的同时,欢迎并支持各种合理的阐释的。这也是艾柯阐释理论的核心。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傅科摆》正是埃科阐释理论的回证。正如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arronato)所说“埃科在《傅科摆》中探讨了阐释与过度阐释的主题。”^[27]埃科不仅构建了一个期待阐释的文本世界,同样也解构了这个世界。因为过度阐释正是阐释的反面,是我们必须加以避免的。

参 考 文 献

[1] 张广奎. 论《傅科摆》的艾柯阐释学回证与阐释情[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5): 103.

[2][3][4][8] 安贝托·艾柯. 阐释与过度阐释

[M]. 王宇根,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96, 32, 153, 184.

(下转第31页)

On the Phenomenon of Visual Turn of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Adapt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NG L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417000 , Loudi , China)

Abstract The visual tur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ainly includes three types of adaptation , which are films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 animation adaptation and electronic games adaptation. These three adaptations are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 of economy , audience and media. The adaptation is an adaptive adjustment of literary classics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new era , which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However , there are also various negative problems. Anyhow , no matter what problems exist , adaptations can neither change the classic itself nor shake the position of the classics.

Key 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daptation; literary classics; visual turn

(上接第 20 页)

- [5] [6] [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5.
- [18] 安伯托·埃柯. 傅科摆 [M]. 谢瑶玲,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426, 265, 185, 610, 605, 607, 496, 496, 312, 698, 699, 702.
- [9] Umberto Eco. *Reflections on the Name of the Rose* [M]. Willian Weaver, Trans. Minerva, 1994: 7.
- [19] [20] 艾柯. 开放的作品 [M]. 刘儒庭,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34, 26.
- [21] 翁贝托·埃科. 玫瑰的名字 [M]. 王东亮, 译. 上海: [22] [26] 安贝托·艾柯, 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 [M]. 王宇根,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68, 68.
- [23] [24] [25] 安贝托·艾柯. 悠游小说林 [M]. 俞冰夏,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10, 68, 10-11.
- [27] Peter Bondanella, ed. . *New Essays on Umberto Eco*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1.

Sign , Interpretation and Counterinterpretat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 World of *Foucault's Pendulum* by Umberto Eco

YU Xiaofeng

(Media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 Shenzhen University , 518060 , Shenzhen , China)

Abstract *Foucault's Pendulum* by Eco revolves around the “provens information” , that is , the laundry list , which is full of symbolic decoding , symbolic confirmation ,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 , meaning exploration and topics on semiotics –hermeneutics. Both the discovery of Knights Templar's secrets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truth are a process of encoding , decoding and interpretation. Reading *Foucault's Pendulum* is like entering a world of interpretation , code infinity and over-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Key Words *Foucault's Pendulum*; Eco; sign; interpretation; decode; prove existence of interpretation